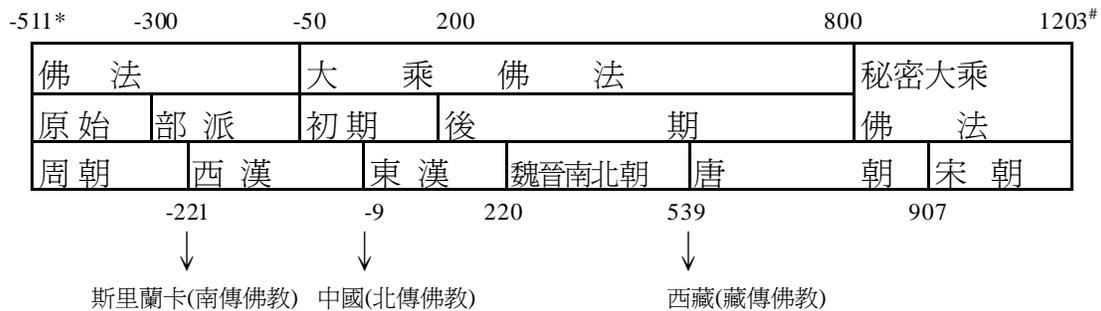


簡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

1.寫作的動機與目的：探討「大乘是否佛說(佛法)」。

1-1.「大乘非佛說」的背景：

1-1-1.大乘存在的史實：



*：-271-160-80= -511(釋迦牟尼佛誕生) #：西元 1203 年印度佛教滅亡

- 「傳統的部派佛教，擁有傳統的，及寺院組織的優勢，但在理論上，修持上，似乎缺少反對大乘佛法的真正力量，大乘終於在印度流行起來。

1-1-2.大乘與傳統的不同：

	傳 統 佛 法	大 乘 佛 法
目 標	生死輪迴的解脫	成 佛
修 行 主 流	以離欲為中心的 37 道品	以慈悲為中心的六波羅蜜

- 大乘不共法：十方佛與十方淨土、直觀滅諦、一切法空……等。

1-1-3.問題之癥結：

「大乘非佛說」的論爭，主要為大乘經典的從何而來。如大乘經的來歷不明，說不出結集者，傳承者，那就要被看作非佛法了。

1-1-4.古代「大乘非佛說」的情況：

- 《道行般若經》(179AC 支婁迦讖漢譯)中說到，菩薩面對「非佛所說」的指責，應如何保持「心不動轉」。

- 《般舟三昧經》(179AC 支婁迦讖漢譯)中說到，有人聽了「般舟三昧」法門而「不樂不信」，認為「是經非佛所說」。

- 西元二世紀中，正是印度佛教「大小兼暢」的時代。佛教的傳入中國，開始譯經，印度因大乘佛法流行而引起的論爭，也傳到了中國。如《出三藏記集》中記載來中國譯出佛經的竺法度(424~453 其父竺婆勒到廣州)，「不聽讀誦大乘經，不信十方佛」；《弘明集》記載僧伽提婆(東晉到廣州，365AC 到長安)在江東弘傳「毘曇」，也曾經反對大乘，但到了南北朝時，雖有專弘「毘曇」與「成實」的，已聽不到反對大乘的聲音了。

1-1-5.近代「大乘非佛說」的情況：近代的質疑，主要來自南傳佛教。

1-2.解答問題的途徑：

1-2-1.古代的見解：

- 從信仰立場，說大乘法無量無數，多得難以想像，所以不在結集的「三藏」以內。

- 從傳誦人間的歷史性，說到了結集與傳承，但以爲經典的結集，是一次就完成的。

- 大乘經是從部派佛教中流傳出來的。

1-2-2.本書的立場與方法：

- 從佛教（宗教）的立場，從初期大乘經自身去尋求證據。

- 從「大乘佛法的淵源」、「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」尋求解答：初期大乘經法到底是誰傳出來的？是怎樣傳出來的？傳出了，又由那些人受持宏通？解答了這些問題，也就解答了初期大乘經是佛說與非佛說的大問題。

- 初期大乘經的界定：本書以龍樹所引用的爲主要對象(37 部)，加上漢(安世高、支婁迦讖、支曜)、吳(支謙)所譯的大乘經(14 部)、西晉竺法護譯的(35 部)、東晉鳩摩羅什及失譯的譯的(9 部)，共 95 部。

1-2-3.重視華文文獻：

- 巴利語文、藏文、梵文聖典的不足：

對解答這一問題，現存的巴利三藏所涉甚微，梵文大乘經也顯得殘闕不全。而藏文佛典是在西元七世紀以後才開始譯出，這與現存的梵文大乘經一樣，在長期流傳中，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，都或多或少的有了些變化，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。

- 華文聖典的優勢：

—擁有數量不少的初期大乘經典之譯出：

—擁有不只一部聲聞乘經律之譯出：

2.大乘發展的起源——興起的背景與動力

2-1.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之崇敬

2-1-1.遺體之崇敬

- 佛涅槃與舍利建塔：

—佛初般涅槃後起十塔(八舍利塔，第九瓶塔，第十炭塔)，以後起無量塔。

—影響：從以佛陀上首的僧伽佛教，漸移轉為(如來)塔寺為中心的佛教。

- 阿育王大興塔寺：

—阿育王將過去集中在七處(羅摩聚落塔)的舍利，分散送到各處去造塔供養。

—舍利塔取代三寶中佛的地位，成為供養禮拜，啟發清淨信心的具體對象。

- 塔的建築、供養與維護：

—南方錫蘭、緬、泰是屬於塔上沒有覆蔽的「露塔」，北印度、中國、日本是屬於利塔供在屋內的「屋塔」(樓閣)。

—塔的建築，從莊嚴而走向藝術化，越來越接近大乘的風格。塔的供養，有香與華鬘；珠鬘、瓔珞、幢幡、傘蓋、燈明、飲食、伎樂歌頌來。

—塔的維護從在家轉移到僧伽。

- 舍利塔引起的問題：

—對供養舍利塔的功德，有了必得解脫之說(如法藏部)。

—供養舍利塔之世俗化(西元三世紀以後，已出現舍利神奇與靈感的信仰)。

—法身舍利興起，後來也轉變成純信仰的經典崇敬。

—龍王象徵意義的轉變。

2-1-2.遺物與遺跡之崇敬：

- 遺物：衣、鉢、錫杖、澡罐、掃帚，散布在各地，受到尊敬，尤其佛鉢受到了最隆重的敬奉。

- 遺跡：從四大聖跡之巡禮(生處、成佛處、轉法輪處、入涅槃處)，擴增到八大聖跡，這是出於念佛法門的延伸，後來發展為定期的集會供養的「法會」。

2-1-3.影響：

- 佛教建築逐漸走向富麗華貴與藝術化，與簡樸清苦的出家生活形成對比。

- 以香、華鬘、瓔珞、幡蓋、伎樂(音樂、舞蹈、戲劇)、金、銀、珍寶供養，引向佛教的世俗化。

- 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，都傳出了神奇的事跡(舍利塔放光、動地、佛鉢的輕重不定、菩提樹怎麼也不會死、聖水能消業障)，發展出靈感、占卜的行為，佛教內也滋長了神密、巫術的意識。

2-2.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：

2-2-1.與佛菩薩有關的聖典：

- 十二分教成立的四階段：修多羅/祇夜、記說/優陀那/伽陀、本事/本生/方廣/未曾有、因緣/譬喻/論議。
- 大乘思想主要來源的聖典：本生、譬喻、因緣。
- 釋尊異於聲聞弟子漸被重視：佛過去生的傳說逐漸被重視。

2-2-2.菩薩道的形成：

- 菩薩的含意：愛樂無上菩提 [Bodhi,菩提]，精進欲求的有情 [sattva,有情]。這一名稱，約成立於西元前二〇〇年前後。
- 菩薩修行的時間、階位：從三大阿僧祇劫到無量阿僧祇劫，立十地說。
- 菩薩修行的內容：從四、六、八、十波羅蜜而到六波羅蜜多[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]。
- 導師的菩薩觀：上座部系是以現實的釋迦菩薩為本，而論及傳說中的本行菩薩。大眾部系，是以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中的鬼神（天）及旁生菩薩為主，推論為隨願力生，充滿了神秘的理想的特性。菩薩在凡夫位，重般若而不重深定，以般若為攝導修行六波羅蜜多（除堅定信願——菩提心，長養慈悲而外，主要的是勝解空性），等到功德成就，定慧均等——第七地，就進入不退轉的聖者，這才能三大阿僧祇劫，或無量無數劫，長在生死流轉中，修佛道，度眾生。如依上座部論師們的見地，重視業力而不重般若與願力的超勝，時常憂慮墮落，那誰能歷劫修習菩薩道呢！

2-2-3.佛陀觀的開展：

- 三世佛與十方佛：從早期成立的過去六佛與未來彌勒佛，到大眾部系傳出的現在他方佛，等到現在十方世界無數的佛與菩薩的名字傳布出來，佛法就進入大乘佛法的時代。
- 現實佛與理想佛：大眾部系理想的佛陀觀（佛生身無漏、佛身常在），足以滿足信眾宗教情感上的需求，為人類無限意欲（神）的佛化，與文藝性質的感性發抒。

2-3.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

2-3-1.依法攝僧的律制：

- 依於法而流出的律制：齊之以律，導之以法。
- 律制的内容：戒條（學處）、宗教大典、個人威儀、僧伽規制。
- 律制的目的與理想：和合、安樂、清淨、外化、內證、正法久住。

2-3-2.對律制的不同看法及其與大乘之關係：

- 阿難傳達釋尊的遺命：「小小戒可捨（十誦律：若僧一心和合籌量，放捨微細戒）」，引起了摩訶迦葉、優波離等輕重等持者的呵斥。
- 重法的發展為大眾部，起初雖接受結集的律制，但態度大為通融，從大眾部分出的雞胤部將一切衣、食、住等制度，一切隨宜，不重小小戒而達到漠視「依法攝僧」的精神。初期大乘佛教者，不外乎繼承這一學風而達到頂點，所以初期大乘佛教的極端者，不免於呵毀戒法的嫌疑！

2-3-3.教內對立的傾向與大乘發展的關係：

- 出家與在家的親和與對立傾向：原始佛教那種四眾融和的精神，在出家優越性的一再強化下，漸漸的消失了！與此對應而起的「在家阿羅漢論」，相信是屬於大眾部系的。等到大乘興起，菩薩每以在家身分而出現，並表示勝過了（聲聞）出家者，可說就是這種思想進一步的發展。
- 律制中比丘尼地位的低落與對立傾向：釋尊考慮女人在現實社會中的不平等，而制立「尊法」，這是啓發而誘導向上，不是輕視與壓制的。女眾可以出家，因在佛法的修證中，與比丘（男）眾是沒有什麼差別的。佛滅後，上座們對比丘尼的態度是嚴苛的，而有「八尊法」的制訂。在大乘法中，以女人身分，與上座比丘們，論究男女平等的勝義，可說是釋尊時代精神的復活！
- 上座與少壯的對立傾向：佛教一向在上座們的指導下，而現在多數的少壯者起來，分庭抗禮，這確是佛教史上的大事[二部分立]。大乘佛教的興起，情形是複雜的，但少分推求實義的年少比丘，應該是重要的一流。大乘經中，菩薩以童子、童女身分而說法的，不在少數。
- 阿蘭若與近聚落比丘的對立傾向：比丘們的住處，因寺院興起，從「阿蘭若住處」移向「近聚落住處」，更向「聚落中」住而漸漸的變好。這樣，就形成了少數

的、個人修行的「阿蘭若比丘」，與多數的、大眾共住（近聚落住與聚落中寺院中住）的「聚落比丘」二大類。因住處不同，風格不同，這兩類比丘不免引起了相互的對立。大乘佛法在這種對立中興起，對偏重形式的寺院比丘，很有一些批評。

- 從出家布薩發展出在家布薩：個人向佛（塔、佛像）懺悔，可能是從在家受戒者的懺悔而發展起來的。
- 佛法專門化與唄唄者：唄唄者，為佛教的專才之一。但「唄」與歌唱有別（佛法是不許歌唱的），初期的「聲唄」，是近於自然的吟詠，沒有過分的抑揚頓挫，可能近於詩的朗誦，只是音聲優美而已，而且無論是誦經、讚頌、說法，都是「聽請一人」，而不許「同聲合唄」（五分律、四分律），以免形成歌唱的氣氛。

2-4.法之施設與發展之趨勢

2-4-1.法與結集：

- 從宗出教：緣起法與四聖諦——以正見為先導的法。
- 第一次與第二次結集：四阿含經與雜藏。
- 四部阿含的宗趣（風格）及其影響：

—長阿含是吉祥悅意、世界悉檀：a)適應世俗的神通需求，引發「神通延壽」、「普入八眾」的重要信仰。b)以世界的起源破斥婆羅門的自以為高貴。c)溫和引導祭祀否定殺生。d)與天神關係密切(八眾誦即有)。e)引入了世俗的歡樂氣氛。f)祈求善神的護持，將印度舊有的，他力與咒術的引入佛法。g)有佛梵合化的傾向，這對佛法的理論體系，將有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！h)處處有佛化現的可能。

—中阿含是破斥猶豫、對治悉檀：重出家眾、重律治、重法義分別。

—增一阿含是滿足希求、各各為人悉檀：重於信、念、施、戒、慈的一般教化，重法數，心性本淨說有誘人向善的意義。

—雜阿含經是顯揚真義、第一義悉檀：。

2-4-2.戒的發展與大乘：

- 戒學的三階段發展：四清淨(身、語、意清靜(十善)與命清淨，是戒學的根本。)→戒具足(小戒：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是在家、出家的共行，「化教」。)→戒成就(以說「學處」為說「波羅提木叉」，為出家戒、「制教」。)
- 不滿論師的繁瑣名相，不滿律師的繁瑣制度，上追釋尊的修證與早期的生活典範，為大乘佛教興起的重要一著。

2-4-3.信在佛法中的發展與大乘：

- 信在根本佛法中沒有重要性：釋尊從自覺而得解脫，應機說法，是誘發、引導，使聽者也能有所覺悟，得到解脫，這是證知而不是信仰。所以佛說修持的聖道，如八正道，七菩提分，四念住，四神足，四正斷，都沒有信的地位；一向是以「戒、定、慧」為道體的。這裡面是用不著信的。
- 信終成道品的內容：對佛的敬仰、愛樂心，與一般宗教的信心是共同的，終在精進、念、定、慧之上，加「信」而名為「五根」、「五力」，以及憶念不忘失的「三隨念」與「四證淨」。
- 信之方便道的開展：原始佛教中有「隨法行人」、「隨信行人」二流，只是重信與重慧，少慧與增上慧的不同，將「信」引入佛法，攝受那些信行人，而終於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，才符合佛法的正義。這二類，不是出家的與在家的差別，而是正常道與方便道；為少數利根與多數鈍根；為叡智與少慧的不同。信，在釋尊涅槃後，將在一般人心中更重要起來。

2-5.部派分化與大乘

2-5-1.部派分化的過程：

- 部派分化的前奏：釋尊晚年的釋族比丘中心運動、佛滅時王舍城結集的歧見(戒律問題、女眾問題)、佛滅百年中東西方的嚴重對立(「十事非法」事件)。
- 部派分裂的四階段：
 - 第一階段(300BC)分為大眾與上座二部，主要是僧伽內部有關戒律的問題。
 - 第二階段(270BC)的分裂是思想的，理論上尖銳的對立，部派都是依教理得名的。上座部分裂為說一切有部與分別說部，大眾部分裂為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。

—第三階段(230BC)佛教進入一新階段，以某山某寺而形成部派中心。如大眾部分出的制多山、東山、西山等部，在上座部中，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，名赤銅鑊部，赤銅鑊是錫蘭的地名。後分爲大寺、無畏山、祇園寺部，也都是依某山某寺爲根本道場而得名。分別說部在印度的，分出化地部、飲光部、法藏部，傳說依開創這一部派的人而得名。在說一切有部中，分出犢子部，犢子部又分出法上部、賢胄部、正量部、密林山部（即六城部），都依創立部派者得名；密林山依地得名。

—第四階段(100BC)的分裂也是思想的，依教義立名。說轉部興起於北方，展開了說「有」的新機運。興起於南方的方廣部(大空說部)，展開了「一切空」說，大乘佛法也在這氣運中興起，部派佛教漸移入大乘佛教的時代。

2-5-2.部派佛教與大乘：

- 部派異義集：現存記載部派異義的主要文獻有《論事》、《異部宗輪論》、《大毘婆沙論》。
- 部派發展中的大乘傾向：「佛身無漏、一切無、心性本淨、一心見道、五識有離染」等部派發展的思想，在信仰上、理論上、修證的方法上都看出與大乘佛法間的類同性。這是大眾部及上座分別說部系的，所以這些部派的分化發展，等於佛教傾向於大乘的發展。
- 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：從西元前二世紀到西元一世紀，說一切有部的持經譬喻師(如慈世子、法救、婆須蜜、脅尊者、馬鳴、僧伽羅叉、彌多羅尸利、祁婆迦比丘、羅陀)，內重禪觀，外重教化(廣引譬喻，多用偈頌來宏法)，以聲聞比丘的身分，與大乘興起的機運相關聯，被稱爲菩薩。作爲北方部派佛教，演進到大乘佛教的中介者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可惜北方的大眾部(如大天與雞胤部)及分別說部，沒有留下資料。如有的話，相信比說一切有部譬喻師，會有更多的大乘菩薩的氣息。

2-5-3.部派間的交往：

- 異住非不同部派不能共住：在部派佛教時代，鬥爭而分裂的事實，早已隨時間而過去。不同部派的比丘，有了部派分別，當然以住在自部寺院爲主，但因事外出，沒有不能與別部共住的理由。

- 部派共住的事例：《法顯傳》(西元三九九一)記載烏菴與摩頭羅的待遇客僧，是一般的正常現象。[人烏]夷國根本不接待中國去的比丘，而毘荼國（疑是鉢伐多國）特別厚待中國的客比丘。在西元一世紀中期，印度犢子部法喜上座的弟子們，到錫蘭的無畏山寺，到上座部道場，而能受到寺眾的歡迎，這是部派不同而共住的又一事實。

2-6.邊地佛教之發展

2-6-1.佛教的向外發展：

- 佛教中國的範圍：依佛教的定義，佛陀在世遊化到的區域為「中國」；佛不曾到達，沒有佛法或佛法經弟子們傳來的區域為「邊地」。佛陀遊化的區域，從王舍城向東，到瞻波，更東到羯朱嘸祇羅(在瞻波以東四百餘里，西域記所說的「奔那伐彈那」)。從王舍城向南，到南山(不會遠在阿槃提，應在王舍城以南，遠也不會越過赤道線)。從拘睢彌（或舍衛城）向西，到摩偷羅附近(傳說佛沒有入摩偷羅城，因為摩偷羅城有五種過失：地不平正，多塵，狗兇猛，夜叉暴惡，乞食難得)，或向西北到拘留，那是現在的 **Dehli**[德里]一帶。
- 佛教西向發展：東、南、北，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，所以佛教的向外發展，重心放在向西(恆河上流)而推進。佛滅後，阿難留在華氏城與毘舍離宏法；而重律的，卻與西方（論法）系融合而向西發展。東方是重法（經）的，西方是重律而又重阿毘達磨的，兩大系逐漸形成。
- 阿育王護持佛教的發展：阿育王派九師往各地(罽賓、安達羅、尼泊爾、與那世界的阿富汗地方、緬甸、錫蘭)弘揚佛法，印度佛教進入了世界佛教的時代。

2-6-2.政局動亂中的佛教：

- 阿育王後的印度政局：阿育王去世後，不論是佛教中國或邊地，均為動亂的政局。西北方陸續有與那(希臘)人、波羅婆(波斯)人、塞迦人、貴孃(月氏)人的入侵。
- 法難：佛教在政局動亂中，不免會遭遇困境，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。中印度的法難，是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的破法。西北印度的法難，就是與那人[希臘]、安息人[波斯]、塞迦人的先後侵入，即《阿育王傳》中說的「三惡王」。

- 從法難而來的末法思想：面對三惡王的侵擾，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，於是結合了「滿千年已，佛法欲滅」的「正法千年」說，拘舍彌諍論說，三惡王入侵說，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，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。
- 邊地大乘興盛的區域：佛教從東而向南的，有烏荼、案達羅民族；從西而向北的，有與那、塞迦民族：大乘在這裡興盛起來。

2-6-2.塞迦族與佛教：

- 塞迦人在西元前五、四世紀與波斯王朝有過長期的從屬關係，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。所以在塞種受到月氏的攻擊時，一部分向印度侵入。
- 佛法進入印度西北，發見塞迦人與釋迦的音聲相近，有意無意的看作釋迦族的後裔。釋迦與塞迦的特殊關係，在西元前一世紀起，漸漸形成。不只是佛教的傳說，塞迦人也應有同感，引以為榮。釋迦與塞迦是否同族，為另一問題，而以塞迦為釋迦族，在北印度佛教的發展上，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！
- 塞迦人曾經住過的，或當時還是塞種人的地區，如烏仗那、梵衍那、罽賓，都是大乘盛行，所以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對北方大乘的隆盛，是有著深切的關係。

2-7.宗教意識之新適應

2-7-1.佛菩薩的仰信：

- 大乘佛法的興起，與十方現在的多佛多菩薩，是不可分的。
- 雖現有的資料不充分，對初期大乘的重要佛菩薩[的來源]，不一定能有確定的結論，但基於深遠的傳說，適合一般宗教的需要，才能成為眾所共知的佛菩薩，是可以確信無疑的。
- 大乘初期的佛菩薩，主要是依佛法自身的理念或傳說而開展，適應印度神教的文化而與印度文化相關涉。佛法流行於印度西北方的，也可能與西方的傳說相融合{到底與神教的並不相同}。
- 文殊與普賢菩薩：人間二大弟子舍利弗、目犍連，融合於天上的二大弟子梵王與帝釋，表現為象徵太陽的毘盧遮那佛之二大弟子文殊與普賢。
- 阿閼菩薩的願行，與釋尊時代的耆掘摩，非常類似。

- 如從適應印度宗教文化的觀點來說，阿彌陀佛本生——法藏比丘發願，成就淨土，化度一切眾生，是深受拜一神教的影響，在精神上，與「佛佛平等」說不同，與太陽神話，是不無關係的，以日光的照明彼土，反顯此土的苦難，而引發往生的救濟思想：這是阿彌陀佛本生——法藏比丘發願的真實意義。

- 觀世音，或譯為觀自在，是以大悲救濟苦難著名的菩薩，這不外乎釋尊大悲救世的世俗適應。

2-7-2.淨土的仰信：

- 淨土思想的來源：

—總說：佛教原始的淨土思想，是政治和平，佛法昌明的綜合，是佛化的人間淨土的實現，而出現於『中阿含』及『長阿含經』中，但發展而形成的大乘淨土，傾向於他方淨土，這是受到了一般的，神教意識的影響。

—來源之一：傳說中的人間樂土「北拘盧」，為阿利安族所住過的故鄉，原始的古樸平靜的山地生活，在懷念中成為理想的樂土，這傳說相當的古老，早在佛教以前就有了。

—來源之二：天，主要是忉利天，這是佛教繼承印度神教，而作進一步發展的。

- 兩類菩薩行：未來彌勒佛淨土為信願的淨土菩薩行，與悲濟的穢土菩薩行(釋尊)不同。

- 兜率天的彌勒菩薩淨土：傳說未來成佛的彌勒住在兜率天，將來也從兜率天下降成佛，兜率天的彌勒菩薩住處，有清淨莊嚴的福樂，又有菩薩說法，真是兩全其美，成為佛弟子心目中仰望的地方。西元前 101~177 年在位的錫蘭王度他伽摩尼，在臨終時，發願生兜率天，見彌勒菩薩(南傳《大史》、《島史》)。西元前二世紀，已有上生兜率見彌勒的信仰，這是可以確定的。

- 大乘淨土的藍本：有北拘盧洲式的自然，天國式的清淨莊嚴，兜率天宮式的，(佛)菩薩說法，成為一般大乘行者所仰望的淨土。

2-7-3.神祕力護持的仰信：

- 佛法中咒語的融入：

—從咒願(吉祥的願詞)、特敬拏(受供養後的讚頌)，到誤解為秘密神咒的「三鉢囉佉多」(原為開始取食之意)，再到諦語的參入(起初佛法是沒有諦語的，但在世俗信仰的適應下，漸漸的參雜進來，主要是治病或恢復身體健全)，咒語的參入。

—嚴格的說，佛法是徹底否定了的，出家人是禁止的。世俗咒術的引入佛法，不外乎受到印度習俗(阿闍婆吠陀)的影響。

—咒術信仰特強的區域：北方烏仗那，這是法藏部、說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區，也是北方大乘興起的重鎮。南方達羅鼻荼(守護神是夜叉)。容受咒術的部派佛教，將因與明咒有關的南北兩大區域，發展為重視陀羅尼咒的大乘法門。

- 契經的神祕化：佛弟子尊敬法，也尊重表詮法的名句文身，久而引起神祕感：能消災，召吉祥，治病，有世俗的現生利益。

- 寫經功德的形成：

—聖典的書寫時代：各部派而先後不同，大抵都在西元前一世紀中。大乘的興起，正就是這一時代，也就說到聖典的書寫記錄了。

—『般若經』對書寫、供養、施他、讀、誦的功德，給以非常高的稱歎，書寫的經卷與讀誦，也就神祕化了。

- 神力加護：

—佛的出家弟子，不許供養天神，而在家的信佛弟子，卻是容許的。

—佛法通俗化，在家信佛的重要起來，對天神的尊敬態度，是多少會影響教團的。部派佛教後期，出家人已有祈求天的護助的情況，護法大神在佛教中的地位，慢慢的高起來。大乘佛法興起，知名的護法大神，漸漸都成為菩薩了。一直發展下去，這些護法大神，有些竟是佛的化身，成為在家、出家佛教徒的崇拜對象，到達天佛合一的階段。

3.大乘佛教初期法門的發展情形

3-1.大乘經之序曲

3-2.般若波羅蜜法門

3-3.淨土與念佛法門

3-4.文殊師利法門

3-5.華嚴法門

3-6.其他法門

4.大乘是佛說

4-1.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